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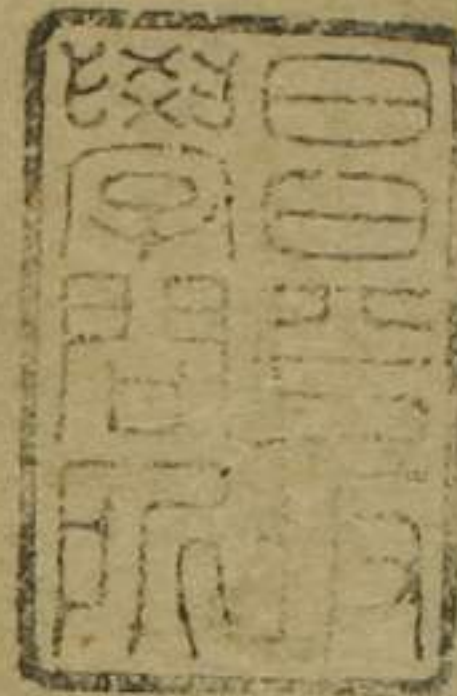


宋元通鑑

九十二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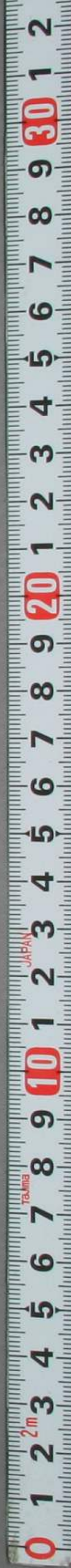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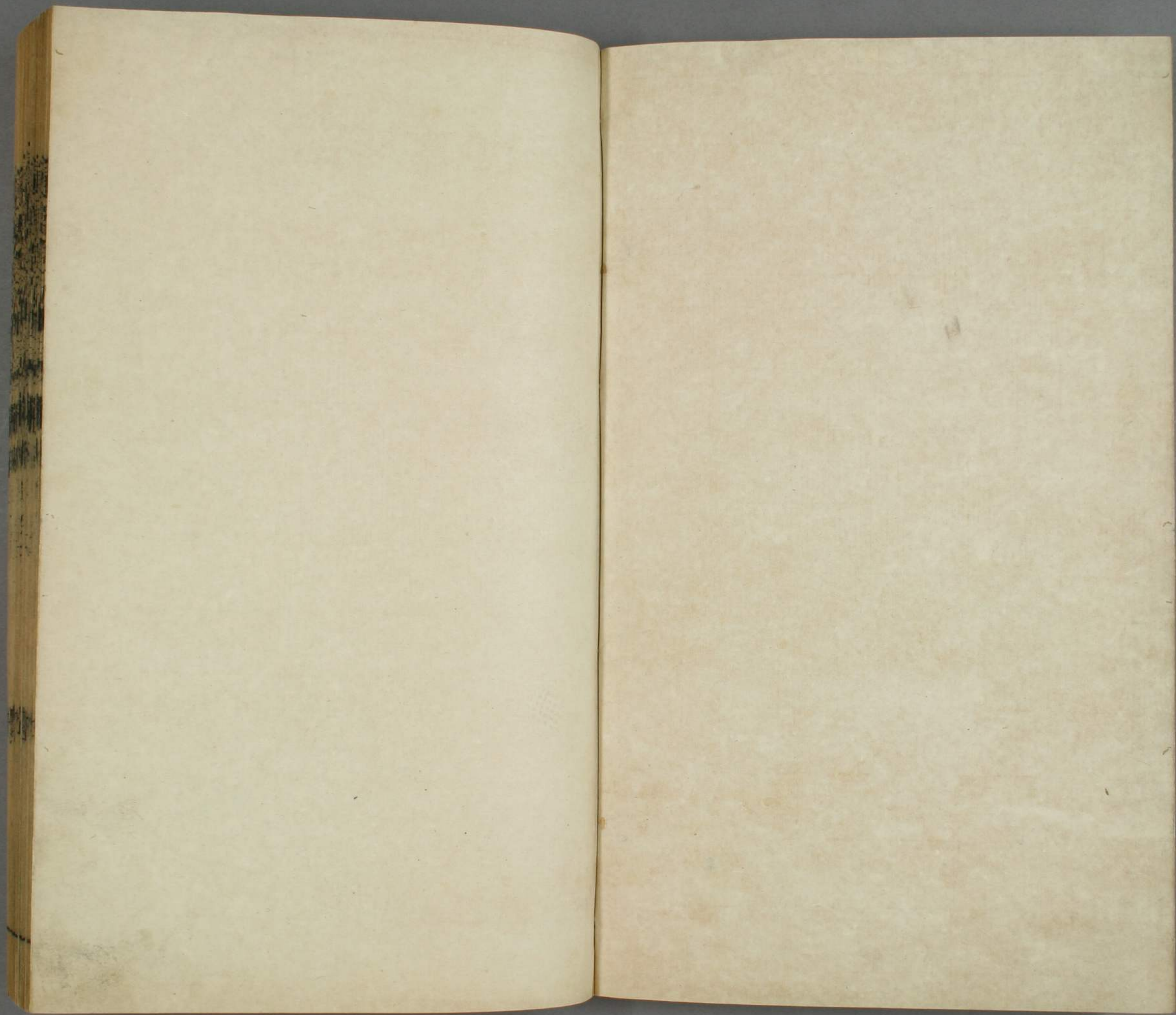
寧宗



廿七

特別  
08  
3719  
27





特  
3719  
27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二

起乙卯至丙辰凡二年

寧宗一

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春正月丙辰白虹貫日以李沐為

右正言

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

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奉行侂胄風旨乃曰

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

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

罷汝愚

鄭湜

通鑑卷九十二 宋紀一  
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  
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  
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  
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  
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在曰  
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  
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  
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  
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  
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

李祥

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  
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居  
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  
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  
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  
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  
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冑之姦  
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  
李沐劾爲黨皆斥之是月以歲凶民饑下詔曰朕  
德菲薄饑饉荐臻使民陷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

通鑑卷九十二 宋紀  
過於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其憂也。乃涉  
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  
邪。豈賑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  
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  
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  
汝嘉。三月丙戌朔日食。詔求言。校書郎項安世應  
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  
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  
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爲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爲多  
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

項安世

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  
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  
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犒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  
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  
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  
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  
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  
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終也。今天  
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  
用屯兵。則兵可省。其次莫如省宮掖兵。以待敵國。常

通鑑卷九十二 宋紀 三  
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之嬖嬭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胄之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

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

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誓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寢寡也。疏既上。束擔待罪。降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駙繳奏。祖儉不當貶內。降祖儉。意在無

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陛下有殺言官之名。臣竊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人始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改送吉州。已未。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鏗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僉書院事。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傳

楊宏中  
周端朝  
張衛  
林仲麟

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卽遭逐斥六館之士

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宋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宋中衛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闥之事皆其屬藁中書舍人鄧駟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



通鑑卷九十二 宋紀  
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搖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未敢書行，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駟罷出知泉州。六月丁巳，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

僞。德秀亦東鑑所薦引也。初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

孫元卿  
袁燮  
陳武  
汪達

此疏藏蓋  
甚巧所謂  
持之有故  
者

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  
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  
罷司業汪達入劄于辯之德秀以達爲狂言亦被斥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頃歲有爲專  
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爲已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  
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  
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  
聖賢之功用在此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  
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爲此  
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

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僞而不近於人情  
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  
爵祿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  
者則曰利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  
禍且及身獨不見其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  
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之口  
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爲附和者或流而  
爲僞詆毀者或失其爲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真  
僞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閨  
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爲僞行其學術有用

通鑑卷九十一  
而不爲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  
既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真聖賢之道  
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  
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  
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沽屠賊穢  
士論之不齒而寅緣假託以借重則爲此學之玷此  
道之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  
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  
呶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  
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

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  
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  
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  
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  
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  
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  
其僞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  
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于朝堂旣而吏部郎  
官糜師且復請考核真僞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  
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疏言在朝

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癸酉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 八月江東轉運提舉司以紹熙四年罷賣官田以後續沒官田依鄉價復召人承買以其錢充常平糴本 冬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

承汝愚  
謫徐誼

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劔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 十二月丙子朱熹以議山陵不得請乞辭待制乃罷熹提舉鴻慶宮中書舍人傅伯壽草制詞曰爾心耽墳索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詔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灑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講

近錄卷九十一  
筵幾御方喜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  
士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  
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  
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  
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  
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咈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  
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祗予訓  
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 金平章政  
事完顏守真罷守真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  
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

真  
金完顏守

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真裁訂故  
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  
持國所忌罷去

二年

金承安元年

春正月壬午趙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

汝愚不得  
其死

守錢鏊承佐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

冤之計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  
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字子直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  
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以篤行稱生汝愚早有  
大志舉進士第一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  
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

宋語錄太  
繁刪之可  
也毀即過  
矣

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 庚寅以余端禮京鏜爲左右丞相謝深甫叅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前丞相留正四大罪首言引用僞學之黨以危社稷詔落職罷祠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

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爲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三月己亥進封弟柄爲吳興郡王丙午有司上慶元會計錄 夏四月甲子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 壬申以何澹叅知政事葉翥僉書樞密院事 召倪思爲吏部侍郎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復被言官論去

五月乙酉申嚴獄囚瘦死之罰 辛卯賜禮部進士  
 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科得李道傳 六月庚  
 戌遣吳宗旦賀金主生辰 秋七月戊子量徙流人  
 呂祖儉等于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字子約祖  
 謙之弟也受業于祖謙尊信不渝初韶州之謫朱熹  
 與書曰熹嘗受上恩遇視羣小之為不能一言報効  
 子約獨能發憤以蹈禍機熹愧深矣祖儉復書曰在  
 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  
 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  
 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

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  
 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時中書舍人汪  
 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  
 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  
 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  
 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瑛姚愈等上疏  
 言繼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  
 下之用人言之則礙今日之御劄若俟其敗壞國事  
 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  
 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

通鑑卷九十二 宋紀  
至放肆從之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  
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殿中侍御史黃  
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  
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  
心此皇極之道也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  
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遂罷黼而以姚愈  
代之 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  
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  
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  
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

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  
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  
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  
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  
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  
古法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宰執  
權任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棻然言三十  
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  
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  
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



通鑑卷九十二 宋紀  
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  
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  
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  
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為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九月甲午流星晝隕 冬十月壬戌金遣張嗣來  
賀瑞慶節甲戌大閱 以陳賈嘗攻朱熹召為兵部  
侍郎 十一月癸卯賞宜州捕降峒寇功 十二月  
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  
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  
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

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  
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  
仍克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洵洵爭欲以  
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  
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  
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  
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  
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  
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  
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資

通鑑卷九十二  
本回邪加以伎忍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  
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  
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褒衣博帶食淡餐  
龕或會徒于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于長沙敬簡之  
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覲其為  
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因誣熹大罪有六其諸中葺  
曖昧之私盜竊攘奪之惡無所不至且目熹為大姦  
大慙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為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  
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  
罷祠竄元定于道州熹上表謝曰罪多擢髮分當兩

蔡元定

詞氣溫雅  
具見所學

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  
知麗於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  
為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伏念臣草茅  
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  
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畧無可紀  
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末歸於農畝然猶賦之  
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實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  
之府所宜恭恪或違悔尤乃弗謹於尋章致自投於  
寬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  
大譴大苛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

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憤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青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僅免窮治乃下竄旨于郡縣逮捕元定赴謫所甚急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沉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

捕元定  
蔡沉

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于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涵泳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

通鑑卷九十三  
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  
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  
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  
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  
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  
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  
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  
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  
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  
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月運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  
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  
星之伏見朏胸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  
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太衍之曆乃以一  
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  
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

通鑑卷九十二 宋紀  
差朱熹曰康節之曆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  
縝密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初師朱熹熹扣其學大  
驚曰季通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熹常曰造化微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於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  
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尤深嫉  
之故株連及禍 韓侂胄爲其父韓誠請謚誠乃神  
宗外孫也娶憲聖皇后女弟積官橫行未嘗更歷事  
任時黃唐爲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  
暫權考功謚誠曰忠定 是年提舉洞霄宮黃洽致  
仕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西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三 起丁巳至庚申凡四年

寧宗二

慶元三年 金承安二年 春正月壬寅鄭僑罷知福州癸卯

以謝深甫兼知樞密院事 詔朱熹落秘閣修撰仍

依前官與祠熹上表謝畧曰臣唯知偽學之傳豈適

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便安復未

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倚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

履市廛之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宮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覆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虞。恩貸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慙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二月己酉。京鐘等上神宗玉牒。高宗實錄。申嚴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三月壬寅。詔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律。竄內侍王德謙。上卽位。德謙驟遷承宣使。是

春求建節。上許之。德謙乃薦吳宗旦直學士院。宗旦爲德謙草制。引天寶同光故事。爲比臺諫論。宗旦交結德謙。德謙爲人求官。賊動鉅萬。安置德謙汀州。

夏四月丙午。雨。土乙丑。雨雹。六月戊辰。頒淳熙寬

恤詔令。閏月甲午。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

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僞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

通鑑卷九十三 宋紀  
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卽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駕姍笑君父之說於夷虜或爲三女

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引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有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顏色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



沈繼祖

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偽從正以銷今日之憂疏入  
韓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留正貶邵州居住  
是夏廣東提舉徐安國遣人捕私鹽于大奚山島  
民遂作亂 秋七月庚午御史沈繼祖錄淹囚四百  
條來上詔進二官 八月甲午均諸路職田 金胥  
持國為金主信任與李妃筦擅朝政張復亨等十人  
皆趨走其門俱為御史臺官時謂之胥門十哲至是  
為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未幾復召持國  
叅知政事 九月壬寅以四川旱詔蠲民賦 詔監  
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偽學之人 冬十月癸酉雷

丙申以太皇太后違豫赦 十一月辛丑太皇太

后吳氏崩 十二月甲申雷雨土 丁酉知綿州王

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  
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間慢  
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  
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  
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  
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  
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壘沈有開曾三聘游仲  
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

王蘭 黃田 何異 楊芳 李壘 曾三聘 趙汝讜 趙汝談 陳峴

范仲輔 由澹 張體仁 蔡幼學 黃灝 周南吳 吳宗勝 王厚之 孟浩 趙鞏 白炎震 皇甫斌 危仲壬 張致遠 呂祖太

通鑑卷九十三 宋紀  
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時黃由尚為吏部侍郎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擢沈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丙寅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丁卯詔有司寬恤兩浙江淮荆湖四川流民詔諸路召賣不行田覆實減價其沙磧不可耕處除之 二

月辛未詔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毋薦宰執親黨上吳太后謚曰憲聖慈烈皇后 三月甲子權攢憲聖慈烈皇后于永思陵 夏四月丙申始御正殿右諫議大夫張釜請下詔禁偽學 五月乙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己酉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

通鑑卷九十三 宋紀  
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  
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  
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  
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  
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  
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職事  
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  
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  
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者乎其肯陰受汝愚指教圖

陰

兼握兵柄如張致遠者乎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  
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  
而今僞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  
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  
欺世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  
朝僞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  
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  
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  
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午流言  
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

通鑑卷九十三  
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朕既深詔二三大臣  
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論  
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母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  
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母赦詔  
既下韓侂胄大喜卽遷文虎愈於要職四川都大茶  
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  
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  
爲郡故逢有是言京鏜何澹附侂胄深悅逢言薦爲  
軍器監 秋七月辛酉葉翥罷 遷姚愈爲兵部尚  
書愈平江人舉進士浮沉州縣忽忽不得志阿附權

貴遂得驟遷尋以病免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

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韓

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

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

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闈人

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闌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

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是月京

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

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爲福

州觀察使賜名曦封衛國公 以趙師彞爲工部侍

忽忽不得  
志不覺屈  
膝是吳道  
子之筆

育太祖後

郎師弄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弄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弄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吠叢薄視之乃師弄也侂胄大笑侂胄將用兵師弄度侂胄必召禍乃持異

論後侂胄黨多坐謫師弄乃獲免 九月壬寅太白

晝見癸卯太白經天丁未頒慶元重修敕令格式

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 十二月丙戌蠲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

五年

金承安四年

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

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

小人可與  
忠言

通鑑卷九十三  
停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  
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  
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  
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嚴程  
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官  
而擢進義副尉。壬戌建玉堂。二月乙丑吏部  
侍郎胡紘罷。庚午雪。癸酉白氣亘天。乙酉諫  
議大夫張釜劾劉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  
上。五罪。先是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

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  
之興。此語照于朝釜。因劾之。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  
三月罷監司。減否郡守之制。夏四月。用御史程  
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  
著為令。五月壬辰朔。班統天曆。先是詔造新曆。至  
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  
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曆。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  
以來。統天新曆尤復踈謬。戊戌。賜禮部進士四百  
十有二人。曾從龍及第第一。是科又得真德秀魏了  
翁。丁酉。以久雨。民多疾疫。命臨安府賑恤之。壬

曾從龍  
真德秀  
魏了翁

子命諸州學置武士齋舍 六月丁逢罷 是夏盜竊太廟金寶 秋七月癸丑吏部尚書劉德秀罷知婺州 甲寅禁高麗日本商旅博易銅錢 八月癸亥白氣亘天 辛巳太上皇疾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戊子立沿邊諸州武舉取士法 九月庚寅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冬十二月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于廣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罪而不能歸者 京鏗何澹等令言者上疏曰臣聞主權貴乎尊嚴君德貴乎廣大非尊嚴辨治之極則無以見

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睚眦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井姦猾也其取名也卑爲害也小漢臣之議乃寘之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爲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僞之徒假正以行污背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爲市井之事方爲逢掖則高揖虛拱盜聲竊響相附麗以爲名及汚簪紳則乘隙抵巇干寵媒進相朋比以爲利喜人同己則握手笑語結爲死黨怒人異己則磨牙搖毒陰肆搏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升沉在其牙

此等恐不肖之徒亦有之

頰與奪自其智臆。所締結欲以爲助。則美官要職。不次超躐。異時傳宣出於宰屬。舉留出於臺諫。惟報私恩。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黨魁磨軋。攘奪相位。倏去忽來。視府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典章爲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肥瘠。邈然不以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嘯儔侶。以圖報復。此愛君憂國之人。所以當食嘆息。欲深絕其根本也。向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閒置散。使省愆咎。蓋亦爲天下計。爲後世計。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

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僞徒失勢。耳帖伏。譬如蛇虺遇冬。而泰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之吉。亦當察泰之朋。陂尚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矧惟陛下御極于茲。六稔熟知情。僞洞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臣用公正之士。黜虛僞之徒。足以見聖意之所在矣。今之邪朋得之已輕。恩可謂深。德可謂厚。其回心向道。洗濯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祠祿。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有長惡弗悛。負固不服。其爲聖時之罪人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悉爲皇極至正之歸。



通鑑卷九十三 宋紀  
以成聖明極辨之治蓋是時劉德秀胡紘皆去韓侂  
胄亦稍厭前事故鏜等令言者以建極之說投之以  
辨治為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  
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為天下之  
標準周公所謂以為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  
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為含容姑息善惡不分  
之目如會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侂胄  
主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廢絀之士稍稍  
牽叙議者亦以為幸焉 是歲諸州大水

六年 金承安五年 春正月己亥子坦生 二月己巳雨土

閏月庚寅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  
密院事 乙巳留正致仕 三月甲子朱熹卒熹字  
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為徽州人父松官建之政和遂  
居焉熹年十四父松歿託熹于劉子羽因居崇安熹  
登第歷官雖久家貧如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  
率與之共徃徃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  
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  
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  
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  
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

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初龍溪陳淳請受教。熹曰：凡學義理必窮其原，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求其所未至。至是十年，淳復來見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三月而熹疾革，乃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先是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注釋，其爲學懇切，斃而後已。如此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

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臣聞此徒盛熾之時，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沉嘿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踟躕不趨，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婆娑其中，憤而爲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綦絢，而爲不正之履，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爲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爲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誆誆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此徒肆爲議論，肆爲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聾瞽乎學者，使

雖出小人  
之口君子  
宜自付想

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  
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甚者初為偽徒投香納幣陳  
欵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棄學排詆其  
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于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  
聞之異時偽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  
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  
所聞則湖南為尤甚蓋一時作帥嘯呼如意其徒百  
人又從而往盡館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譙門  
延之而入聚于一室之內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  
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

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  
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  
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  
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意在  
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  
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偽師一緘必  
取一薦有不待旬月而及格其徒有在卑官者偽師  
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為寄居而求  
為當路之權攝以厚其橐有為士人而併得數州之  
餽遺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

通鑑卷九十三  
宋紀  
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快私意。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時。更相從。更異意。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爲狼爲虎。惡之小者。爲蜂爲蠆。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溫習其故態。鼓扇其姦兇。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率而爲僞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夫義。其弊至於爲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汲汲於闢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示於

天下。後世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而亦知今之僞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爲害尤甚於楊墨也。臣願陛下下下臣此章。令禮部鏤板布告天下。使天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僞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士。使僞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

通鑑卷九十三  
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科儀釋氏之語錄  
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僞徒之口者塲屋所當悉禁  
市肆不得復鬻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令禮部申嚴  
行下主司照應施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  
僞徒如果有聚于信上乞令守臣嚴行約束散植壞  
羣毋使滋蔓以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唯李燾率一  
二同志往會葬視封窆不少休幸棄疾爲文往哭之  
有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燾所  
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

張洽  
輔廣

辯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  
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  
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  
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榦李燾張洽陳淳  
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 詔訪遺逸九江郡守以李  
燾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  
院山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比除大理司直  
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 夏五月辛未以久  
旱求直言 六月乙酉朔日食戊子太上皇后李氏  
崩謚曰慈懿戊申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乙卯何澹

通鑑卷九十三  
宋紀  
罷 秋七月丁卯以陳自强僉書樞密院事自强嘗  
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  
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  
侂胄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  
强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躅莫敢居上者  
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泪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  
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  
館即改右正言踰月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  
秉政 黃洽卒洽字德潤侯官人質直端重在朝盡  
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擻摭細故得大臣體常言居

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  
神何用求福報哉 八月辛卯太上皇崩年五十有  
四

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  
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妬悍闔  
寺交構驚憂至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丁酉東鏜死鏜字仲遠豫章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  
兩試縣令有聲龔茂良王希呂先後薦之孝宗朝羣  
臣多迎合上意以為恢復之功可成鏜獨言未可且  
極論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切至擢御史遷右司

郎官金使至嘗爲僉佐及嘗使金咸能執禮爲四川  
安撫使弛利愛民奮勇平賊蜀以大治進刑部尚書  
遷左丞相遂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韓  
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僞學之名鏗  
實發之 癸卯攢慈懿皇后于修吉寺 九月甲子  
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祖泰祖儉從弟  
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  
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  
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

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  
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  
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  
陳自强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  
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  
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  
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  
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  
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  
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

通鑑卷九十三  
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爲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爲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僞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閣自薦。以覬召用。林采言僞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鑄必大。一官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爲言。乃杖祖泰。

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必大上表謝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伏念臣踈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闡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陛下崇德尚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



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僭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辯論。乃寘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詔復其秩。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尹乃宗室。据案作色。泣制挺焉。祖泰大呼曰。公爲天

錢文子

族同國休戚。祖泰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慚趣。訖使去。祖泰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贖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鄧間。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謚曰恭淑。十二月辛卯。攢光宗于永崇陵。壬寅。攢恭淑皇后于廣教寺。癸卯。改明年元。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四

起辛酉至癸亥凡三年

寧宗三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春正月壬戌謝深甫等薦士三十

有五人詔籍名中書以待選擢 二月癸巳貶少傅

致仕周必大為少保從施康年言也自偽學之禁起

必大與趙汝愚留正為罪首 辛丑雨土 三月丙

寅至巳巳連雨雹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民

居五萬三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  
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  
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夏四月壬午下詔罪已辛  
卯詔風俗侈靡災後官軍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  
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用 戊戌以潛邸爲開  
元宮 五月戊午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詔決繫  
囚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 六月丙午太白經天  
秋七月乙卯何澹罷時吳挺子曦爲殿前副都指揮  
使自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  
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

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  
此今顧立異邪遂罷奉祠澹急於榮進阿附侂胄斥  
逐善類賢士爲之一空士論罪之 甲子以陳自強  
叅知政事張釜僉書樞密院事 己巳以吳曦爲興  
州都統制曦至興州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  
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 大旱 八月甲申  
張釜罷以張巖叅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松  
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  
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  
壽侂胄曰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

聽耳侂冑憐之遂得同知樞密 李祥卒祥字元德  
 無錫人直諒老成過惡揚善以植公論因懼黨籍後  
 謚肅簡 乃蠻襲西遼滅之西遼王直魯古出獵乃  
 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為  
 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遼祀始絕 九月  
 辛亥遣朝臣二人決浙西圍田 冬十月丙戌起居  
 郎王容請以韓侂冑定策事迹付史館從之 十一  
 月庚申蠲潭州民舊輸黃河鐵纜錢 丙寅太白晝  
 見 十二月己卯太白經天辛丑雨土

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癸亥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冑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  
 侂冑愛其辯慧帝登極竄姓名于藩邸吏士內遂以  
 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丁卯陳自强等上高  
 宗實錄 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曰臣聞  
 習偽者名教之慘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偽蓋  
 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偽  
 習之熾則從之及偽習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  
 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為媒身干進  
 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為人臣子而欺君雖有  
 所長罪莫贖也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

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  
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爵慕祿之人不  
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僞之徒倡爲攻僞之說自謂足  
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  
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擯之書徑竊美官者有素與其  
徒深相結納求爲序文誇詫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  
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  
今並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  
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說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  
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具言其有摳衣贊見之書

其實可厭

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駕其說於淺俚不足數之  
人其他從風胥靡隨波逐流前譽後毀始揚終抑不  
可徧舉夫前日習僞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  
誅今者以僞攻僞其弊遂至於欺君罪又甚焉臣嘗  
謂由慶元初迄今于茲八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真  
是僞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  
隄防之其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  
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  
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  
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僞而爲進

身之具。鈞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料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變射羿之弓。轉前日習僞之心。爲今日攻僞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之所宜有哉。臣愚欲望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昭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僞習淆亂之患。時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已。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胡紘劉德秀既罷。京鏜已死。何澹復罷。韓侂胄亦厭前事之乖戾。欲稍

張孝伯  
陳景思

更改以消中外之議。且欲開邊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言官遂有此疏。二月甲申。弛僞學黨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會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當勿爲已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丁亥。修高宗正史寶訓。

復汝愚官

戊子。頒治縣十二事。以風厲縣令。癸巳。禁私史。

通鑑卷九十四 宋紀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曆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卽乞存留從之 夏四月庚寅雨雹五月甲申朔日食 六月己卯臨安火壬午濬浙西運河辛卯禁都民以火說相驚者庚子大雨雹秋七月癸亥以旱釋諸路杖以下囚己巳命有司奉行寬恤之政七條 八月丙子以吏部尚書袁說友

楊皇后

同知樞密院事癸未建寶謨閣以藏光宗御集 九月丙寅嗣秀王伯圭卒庚午臨安府野蠶成繭 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致仕 冬十一月庚戌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叅知政事 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爲皇后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卽位封婕妤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

葉疾等不  
終

侂胄繆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  
太師因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  
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  
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蘇師旦  
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熏  
灼 庚寅大閱 閏月丁未詔講官有當開釋者隨  
事開陳 復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 是歲大蝗  
三年 金泰和三年 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初深甫力求罷  
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  
請乃許之 甲午張巖罷丙申以陳自强參知政事

戊戌視太學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學  
官諸生賜帛有差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僉書  
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乙巳以費士寅僉書樞密院  
事 三月丁丑以久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夏四月己亥朔日食 乙卯陳自强等上徽宗玉  
牒孝宗光宗實錄 辛酉詔宰執臺諫子孫毋就試  
五月戊寅以陳自强為右丞相時侂胄專權凡所  
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强至印空名敕劄授之  
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  
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



緩慢畧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主每稱侂冑爲恩主恩父蘇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冑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仍兼叅知政事 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史以書來

上者賞之 六月癸亥太白經天 秋七月辛未命殿前司造戰艦 壬午白虹貫日 八月壬寅增置襄陽騎軍 九月庚午袁說友罷 冬十月庚子詔宥呂祖泰任便居住 癸卯以費士寅叅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己丑更定選人薦舉改官法庚寅復置福田居養院命諸路提舉常平司主之 十二月辛酉下詔戒救將帥倍克 鄧友龍使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爲鞬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歸告韓侂冑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起 是冬金國

通鑑卷九十四 宋紀  
多難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摧塲  
邊釁之開蓋自此始

恢復是一  
義舉而倡

四年金泰和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為北鄙

於侂胄大  
敗之後遂  
以為諱豈  
不痛哉

阻鞞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  
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賦歛日繁民不堪  
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  
復之議遂決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  
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  
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葉疾宜有忠言入見言金國必  
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

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

矣 三月丁卯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

四月甲辰許及之罷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

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 乙巳以張孝伯叅知政事

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乙亥詔諸軍主帥各

舉部內將材三人不如所舉者坐之 癸未追封岳

飛為鄂王飛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

將乃追封之尋封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六月丙申置諸軍帳前雄効以軍官子孫補之

壬寅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裁抑濫賞壬子諸路監

此舉亦如

通鑑卷九十四 宋紀  
司覈實諸州椿積錢米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實丁  
已增廬州強勇軍爲千人 秋七月甲子以旱詔諸  
路決繫囚戊子命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保伍  
八月戊午張孝伯罷 韓侂胄生日賀儀仰進奏  
官備行關報議者謂大臣却四方之饋未有自奏邸  
行下諸路蓋僭也時士大夫或獻紅錦壁衣承塵地  
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盡密量其度而爲之  
又有獻紅牙果卓真珠搭幡光耀奪日以媚侂胄其  
後或遇侂胄生日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  
之廡下都人競往觀焉 九月丙戌戒飭兩淮州縣

先見

侂胄主兵  
自強主賦  
是以國子  
敵也

遵守寬恤舊法 冬十月庚子以張巖叅知政事  
以黃榦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吳獵帥湖北將赴鎮  
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  
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 十一月己未朔詔兩淮荆  
襄諸州值荒歉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以聞 十二  
月癸巳以宰相陳自強兼國用使時韓侂胄議恢復  
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勅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  
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培克民  
財州郡騷動 己亥詔改明年元 禁州縣籍沒民  
產 周必大卒年七十九必大字子充一字弘道廬

通鑑卷九十四 宋紀 寧宗三

陵人歷官宰相謚文忠宋史謂其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為有立乎哉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五

起乙丑至丙寅凡二年

寧宗四

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

春正月癸酉初置激浦水軍

二

月癸卯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法

三月庚申太

白晝見

辛未申嚴民間生子棄殺之禁仍令有司

月給錢米收養

癸未費士寅罷韓侂胄欲以士寅

鎮興元為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夏四月戊子

華岳

立皇子

金完顏匡

朔以錢象祖叅知政事劉德秀僉書樞密院事 辛卯以皇甫斌知襄陽府尋以斌為京西北路招撫副使 辛丑日中有黑子慶元六年至此凡五見 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乙亥詔立曦為皇子進封榮王是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璟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

假作御筆

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 秋七月庚申以宰相陳自强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此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丙寅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閣門事韓侂胄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癸未以韓侂胄兼國用使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

郭倪  
田俊邁

金僕散探  
有將才愚  
不至此意  
者伴自愚  
以愚我耳

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  
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  
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  
行臺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糲  
窮感饑疾死者甚眾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  
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  
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丁  
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  
都統兼知揚州閏月戊寅韓侂胄等上欽宗玉牒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庚子詔官吏犯賊追還所

丘密

受如舊法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  
金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  
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  
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  
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  
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戒勿言  
由是用兵益決以丘密為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  
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  
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  
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

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冬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庚午詔兩淮京西監司帥守講行寬恤之政增刺馬軍司弩手。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召辛棄疾知

紹興府兼兩浙安撫使又進寶文閣待制皆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棄疾字幼安豪爽尚氣節所交多海內知名士識拔英俊帥長沙時士人或慙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乏之家南方多未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

時亦為韓侂胄所用豈血氣用事而喜功名所致與  
二年金泰和六年蒙  
古太祖元年春正月癸巳以金使悖慢館伴  
使副以下奪官有差 乙未增太學內舍生時以舉  
人姦弊滋多命諸道漕司州府軍監凡發解舉人合  
格試卷姓名類申禮部舉人於考官自總麻以上親  
及大功以上昏姻之家皆迴避惟臨軒親試謂之天  
子門生雖父兄為考官亦不避 辛丑更國用司曰  
國用叅計所 是月夏州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  
祐 二月癸丑壽慈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三  
月癸巳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

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  
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  
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叅曦聞之及境  
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  
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太安軍安丙陳十  
可憂於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為松言曦  
必誤國蓋丙嘗為其父客素知曦松亦不省 乙巳  
錢象祖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  
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甲子以薛  
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陝淮宣撫使



此舉亦快

下納粟補官之令 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

削奪王爵改謚繆醜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

復命僕散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

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

居有司提控之 丁丑吳曦叛曦既得志與其從弟

覲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

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鎮

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

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朔陳孝慶

復虹縣 癸未禁邊郡官吏擅離職守 丁亥韓侂

叛將謀獻地

陳孝慶等

李壁

甯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穎上虹縣乃命直學士

院李壁草詔下之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

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

賁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

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

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

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

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

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其弱而幸安者衰

改弱而就强者興侂甯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

通鑑卷九十五  
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璧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  
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  
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  
于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爲沂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  
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六月  
甲寅鄧友龍罷以丘霁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  
出無功罷友龍而以霁代之駐揚州霁至鎮部署諸  
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

議棄泗州

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霁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  
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霁欲全淮東  
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  
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  
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  
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尋斬郭倬于鎮江  
秋七月辛巳韓侂胄旣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召  
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璧微摘其過以覘之  
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  
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

通鑑卷九十五 宋紀  
除名韶州安置。召倪思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韓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已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窠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

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座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旣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癸卯，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叅知政事。楊萬里卒，萬里字廷秀，吉水

通鑑卷九十五 宋紀  
人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不起 八月丙寅有司上開禧刑名斷例辛未詔諸州無證有佐之獄毋奏裁 九月壬午金兵攻奪和尚原乙巳賞復泗州功 冬十月辛酉以將士暴露罷瑞慶節宴 丙子金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穎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

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川完顏隣兵五千出來遠 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甲申以丘霽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果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霽督視江淮軍馬或勸霽棄廬和州爲守江計霽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肆掠關外四州吳曦置不問 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

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  
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卽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  
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廳  
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官軍  
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  
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  
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  
下於是江表大震 十二月吳曦旣遣姚淮源如金  
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  
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

王喜  
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其師  
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  
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掎角則旄麾所  
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  
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  
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  
送款于綱及金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  
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  
曦因焚河池退屯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  
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

宇文紹節

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没于金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開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吳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駢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

金立吳曦為蜀王

王翼楊駢之

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呂中曰恢復大計也當以人才為先今則總戎三邊者誰歟吳曦特膏梁之子弟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又皆鬼瑣之庸才平居暇日不過剋剥士卒苞苴饋賂圖為進身之梯媒甚者外交仇虜以俟中國之動靜朝廷顧以推轂制關之事悉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而統蜀漢之逆曦又以叛聞用兵以來虜之損未一二而吾國之喪敗已不可勝計矣

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靖者自謂琦五世孫  
揆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  
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  
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密  
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靖既回密得金行省文  
字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  
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  
密乃遣陳璧充小使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  
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  
蘇師且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且言今三

韓舉侂胄  
各利兩亡  
聲實俱喪

豈堪贖

人皆以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且等豈敢專  
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  
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  
使一統軍守之 彭龜年卒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學  
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辯析甚嚴其愛君憂國  
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閑悠然  
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  
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  
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 薛叔似罷叔似夙以功業  
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罷以吳獵為京

畢再遇

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  
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  
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  
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  
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  
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  
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  
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  
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  
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

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用人如此  
可為短氣

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求援于吳曦曦給言當發  
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  
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  
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  
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旬曠禮稱曦為蜀王曦  
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劔亟逃奔使者追與  
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  
獲保頭顱矣 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于幹  
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曰阿蘭果火生

元鐵木真



通鑑卷九十五 宋紀  
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  
義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于烏桓之  
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  
遼金而總領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  
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里温盤陀  
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  
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  
三萬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爲十三翼大  
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  
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巴衣乘人以巴馬

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  
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  
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  
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  
會屬部于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沆  
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  
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  
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  
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卽位建九旂白旗諸王羣臣共  
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

金衛王允  
濟

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竒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  
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鐵木真既卽  
位遂發兵復征乃蠻滅之執孟祿可汗以歸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五

卷九十五

